

帽盒山上的寶藏---礦工故事

文/陳玉蟾(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

一、計畫緣起

幾十年來，水泥一直是台灣建築業以及公共工程很重要的材料，在台灣經濟發展也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隨著環保意識的高漲，建築材料更多元的選擇，水泥產業也面臨轉型的壓力。

關西鎮玉山里帽盒山一帶的石灰石採礦場，從民國 33 日據時期開始開採。此礦區不但是台灣西部非常重要的產區，其發展興衰也直接影響了關西鎮的產業和人口。這一區有三個礦場，分別屬於亞洲水泥公司、台灣水泥公司以及面積最大的玉山石礦公司。

日據時期關西羅碧玉幸運地向日本人買下帽盒山大片土地，原來可使用面積有 600 甲。當時日本人鼓勵台灣人種茶，羅家在此區擁有廣大面積的茶園，並且設了第一座製茶工廠。日後在關西廣建茶廠，並且組織貿易公司，不假洋行直接外銷世界各地，寫下極其輝煌的一頁。

四十幾年來，運送石灰石的索道載斗從礦場出發，經過橫山鄉的福興村和沙坑村，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景觀。運石頭的索道和載斗早已成爲本地風景的一部分；二、三十年間絡繹不絕、奔馳於竹 30 縣道以及台三線的卡車，讓這兩段道路成爲許多小型車駕駛的噩夢。關西人橫山人如何看待這些索道和卡車呢？

政府核發的採礦許可是 86 年截止，所以關西的居民這些年再也聽不到熟悉的、每天二次的炸石頭爆炸聲了！

這三個採礦場未來的命運如何？還有，那些往來於空中的纜車將何去何從？我想這些問題值得新竹人尤其是關西人關心，這議題也應該成爲新竹人的公共議題。其次不管未來是否繼續開採，礦場都不能迴避環境保護、景觀復元等公眾關切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比較周延的調查和訪談，把帽盒山區礦場的故事記錄下來。

二、上山挖寶

從去年 10 月擬定計劃，到現在剛好滿一年。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帽盒山區的石灰石礦區雖然是台灣西部最大的石灰石產地，但是除了少數幾篇學術論文、三家礦區印製的簡介，六十幾年來並沒有人針對礦場的故事做完整的記錄。所以我們決定從訪談礦場最重要的靈魂——人著手。訪談的對象有老礦工，也有礦場幹部。老礦工有的退休了，有的退而不休；有的慶幸自己只是皮肉之傷，有的慶幸自己鬼門關走一回；而礦區的幹部當年頂著大學畢業的光環進入礦場，仍得從基層的「工務員」幹起；在四、五十年代作業以人工爲主，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也有不少女性加入需要相當體力的現場工作。

他（她）們各有不同的經歷、殊異的生命故事，爲了養家活口、或爲了發展自我；在五十年漫長歲月，埋頭工作、默默奉獻，爲台灣的產業開創出一番局面、擎起一片天！

在原先的計畫中還包括：傳奇人物羅碧玉、關西茶葉故事、索道的故事、禁採的問題等，不過在本成果報告中，上述的綱目都將保留，只呈現礦場人的故事。一方面是題目太大、內容龐雜，另一方面部分資料仍在蒐集階段，必須等到資料蒐集完備再行撰述。

礦場人生有六篇，記錄八個曾經或現在仍在礦場工作的礦工（有一個是幹部），他們不同的生命故事！

三、礦場人生

（一）與炸藥共舞~黃蓮珍的礦場人生

黃先生民國 22 年出生，關西玉山人。民國 51 年進入亞洲水泥玉山礦場工作，82 年退休，共服務 31 年。他在亞泥玉山礦場擔任採掘組引爆部門的領班，負責引爆及安全督查的工作。

黃先生進亞泥之前曾經在台泥的外包商「建國工程」工作，有五、六年之久，但是那邊有工作才有薪水，比較沒有保障，所以有機會就跳槽到亞泥。剛入亞泥一個月薪水三千元，當時他的表弟范光榮跟妻子都在錦山國小服務，兩人的薪水加起來還比他少呢，可見礦場的薪水是真的高薪！這是因爲工作的危險性較高，所以薪資相對也高。

引爆組的工作——炸山取石，可說是礦區作業的「主軸」，炸石學問大！首先要選擇段面，其次要計算面積，之後還要計算炸藥的使用量，不但需要經驗、每一次的現場勘查也很重要。

炸石頭點燃炸藥方式，民國 60 年以前用點火的方式，60 年以後改用電雷管（MS 雷管），看開炸的土方體積，有時同時安裝一百個以上的雷管。分號雷管不是同時引爆，每個雷管引爆時間大約相差千分之五秒，肉眼可以看出，爆炸的火光依序燃起。第一個引爆點是「最弱抵抗線」，雷管可用併聯或串聯的方式。不同時引爆，可降低爆炸時的震動力。

這麼多雷管幾乎同時引爆，其實「很壯觀、很好看！」

不過在現場工作通常不會有閒情逸致欣賞，因爲每一個步驟、每一次的開炸都是攸關生死的。

在漫長的三十一年歲月，經歷四次「生死一瞬間」，讓他刻骨銘心、永難忘懷。

第一次，跟一個夥伴拿著小鑽機鑽著石頭，冷不防一個石塊飛來，不偏不倚擊中旁邊一起工作的夥伴——他被削掉半個頭！剛才活生生的人，立時一命嗚呼；第二次是目睹石頭段面垮下，段面上站著的兩個人在墜落十幾公尺後，竟然沒有全身被幾萬噸的原石壓住，奇蹟似的只受到輕傷，兩人鬼門關走一回，真是嚇得六神無主！

有一次爆破時，提前爆炸了，他還沒有完全躲避好，石頭飛來，距離他的肩膀只有幾公分而已！僥倖平安，卻也嚇出一身冷汗！黃先生額頭有一處小傷，大約發生在民國 60 年左右。在小炸時被一個小石頭擊中，這個小石頭速度非常快，竟穿透安

全帽，打中他的左額處。如果沒戴安全帽，後果不堪設想！

天氣也會影響爆炸的工作，最怕的事打雷閃電，因為雷殛會引爆！機率不高，但真的發生過，所幸沒有造成傷亡。

爆破組這麼危險，沒想過換到別的組嗎？黃先生的答覆是「沒有！」他認為只要遵照標準的作業程序，加上小心謹慎，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平安。

他確實做到了！

談起四次有驚無險的職場意外，歲月早已撫平驚懼的心情；時間讓悲劇故事化成雲淡風輕！

從今年元月以來，已經訪問黃先生三次。因為他談的爆破的過程，沒有圖示，我很難確實明瞭當中的細節，所以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問，而他總是慢條斯里一次又一次的說明，也讓我體會到他的謹慎和耐心。

退休後他也曾經擔任里長，為民服務。現在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照顧家人，就讀關西國小六年級的大孫女，從幼稚園開始就每日由他接送。他壯碩的身材有如一座穩妥的山峰，是全家人的倚靠；在他內向含蓄的笑容後面，我看到一個客家男人一輩子對家的承諾和堅持！

（二）粗獷與人文的融合~羅吉貴的礦場人生

羅吉貴先生，民國三十五年出生於關西鎮玉山里的四份，祖先是關西「河背」羅屋人，祖父那一代才遷徙到現今玉山里 13 鄰，也就是玉山往錦山的戰備道路路邊山坡。羅家原來在四份有十甲山園，到了羅先生父親這一代只剩兩甲多，兩甲田五個兄弟姊妹平分，所得不多。後來這些地大部分都賣給了亞泥，而羅先生的土地便成了亞泥堆置廢土的「捨石場」。土地是亞泥的，甚至畢業於新竹商職初級部的羅先生也於民國五十九年起，成了亞泥人，至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屆齡退休止，他在亞泥服務時間長達三十七年多。

羅先生的長公子曾是我在玉山國小任教的學生，當時他六年級。也因此與羅先生訪談時，多了一份親切。我問他當初進入亞泥工作的動機，他的回答倒是貼近多數人的職場夢想：錢多、事少、離家近！

錢多是真的！他剛近亞泥只是臨時工，工資一天 53 元，做了六個月才成為正式員工，月薪約 2300 元，在當時(民國 59 年)真的是高薪--因為工作有危險性。

離家近也是真的。礦場離四份很近，山間有小路，步行三十分鐘就到了。清晨褲管總被路邊的小花小草沾得濕透，有時還會跟有毒的「蛇哥」狹路相逢！不過，民國 75 年大兒子仕傑國小畢業，為了給孩子們更好的求學環境，他們舉家搬到中壢。他也開始了單程 33 公里、每年耗費十萬元以上，辛苦的通勤生涯；礦場離家就一點都不近了！

至於「事少」可就真的是純屬玩笑了！礦場的事一點兒都不少！羅先生在亞泥大多擔任運輸的工作，他開過剗裝車、堆土機和傾卸車，其中開傾卸車的時間最久。工作是把炸下來的石頭運載至碎石機。從 5、6 噸、2 1 噸，到現在輪胎比我還高的 3 5 噸傾卸車他都開過。採石現場的工人把石頭炸下來了，並且再炸成小塊，傾卸

車的工作就是把現場的小塊原石運送到碎石機（槽），碎石機會把小塊原石打得更碎。傾卸車後面是載斗，載斗就是盛裝石頭的大鐵盒容器。油壓式的載斗可以把載斗靠近駕駛座的部位高高舉起，載斗傾斜了，原石自然滾落——滾到碎石坑中。

那麼載斗沒有油壓的時代如何把石頭倒出來呢？羅先生耐心的描述，看我皺眉頭，他又拿一張白紙畫圖補充說明。原來那載斗底部是弧形，在駕駛座旁有一根卡樺，控制載斗的前端，要傾倒原石時，車子後退開到碎石機槽邊，記得——要相當的速度，到了定點立刻煞車，並鬆開控制載斗的卡樺，利用慣性定律、加上石頭的重量，載斗靠近駕駛座的部位會自動舉起，此時原石自然往載斗後面滑動，就可以順利傾倒原石了。這種弧形載斗傾卸車操作三個關鍵因素：車子的速度、煞車的時機、鬆開卡樺的時機。太早煞車原石無法倒入石槽內會落在槽邊，速度不夠載斗舉起角度不足，石頭當然不會滑向後方，鬆開卡樺的時機跟煞車的時間必須配合，一個環節疏忽，就得重來或收拾善後！

說的倒容易！其實那些動作還是要熟能生巧並且細心。但是意外還是發生過——車子後輪跌入碎石槽，整部車有如「倒栽蔥」，還得出動吊車幫忙！還好虛驚一場，並沒受傷。不過頭部撞到車頂護板的事情卻經常發生！

儘管跟採石現場比起來，運輸工作是比較安全的，但是卻可能更辛苦。辛苦何來？一是噪音、二是粉塵。早期車子的駕駛室都沒有空調只能開窗，必須整天忍受引擎的高分貝噪音；礦場的道路都沒有鋪柏油，晴天時塵土飛揚，哪來的新鮮空氣？粉塵雖然不像煤塵那麼可怕，但長期吸入總是影響肺部功能，所以他也領過勞保局的「職災補償金」。

除了噪音粉塵之苦，還有咧！颶風下雨照常做，颶風天仍得做；停電，索道停工了，鏟裝、運送石頭的工作都暫停了，總可以偷閒了吧？不--不--不--，不能運送石頭還可以做別的事呢！上面會安排，礦區的活兒多的是，總之 ---沒得休息！冬春兩季山上潮濕，經常起濃霧，從原石現場到碎石機槽，距離不遠，有的人會失去方向感開不出來；羅先生還好視力佳、方向感好，沒這問題。只是霧裡開車得步步為營，苦哇！早期水泥需求大，兩班制：早班六點到下午四點，晚班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冬天早上六點上工，五點多就要離開溫暖的被窩，摸黑走小路，不苦嗎？苦啊！幾十年來，做重複的工作，累呀！

公司制度福利都不錯，薪水也高——可「都是血汗錢啊！」，自詡日語能力不錯的羅先生又補充了一句「日本人說『骨折』的錢！」不過爲了家人，再累再苦還是忍耐堅持，而且堅持到職場生涯的最後一天！羅先生三十幾年來兢兢業業、盡心負責，所以還能做到退休。民國八十年代，人員開始縮編，兩年半前礦權到期，過個年裁掉將近一半的人力（現在只剩二十幾個人），許多伙伴被迫提前離開，羅先生卻還能做到屆齡榮退，他謙虛的說自己「敬業」。

記得七月初，伙伴邀約他和礦場主任餐敘訪談，席間這個敬業的工人反客爲主爲大家斟酒、倒水。換下灰藍色工作服，穿著白色休閒服，卡其色系長褲的他，整潔爽淨；多數時間只是靜靜的聽，聽陳主任說話，嚴守「屬下」分際。話題不知怎的提到從前拓墾的故事，他對「羅漢腳」自有一個挺有趣的解釋：「從前客家祖先都是年輕男子來台，沒家沒眷，晚上只好睡在廟裡羅漢的腳邊~此爲羅漢腳的由來！許多客家男人娶不到客家女人就娶平埔族女子爲妻.....」。這短短一番話，看到了他的學養。沒錯——他說平常會閱讀，也會到文化中心參觀展覽或參加藝文活動，除

了家人，想必書籍和藝文是他對抗職場苦和累的利器吧！

再一次見面是我們上山專訪陳主任，半路停下來拍照巧遇。面對青山，遠方右手邊是錦山地區的馬關連峰，左手邊赤科山、東獅頭山、高爾夫球場，一覽無遺。近處就是他的老家「四份」，……。眼前一片蒼翠、景致優美！

「四、五月油桐花盛開，滿山雪白，真的很美！」他娓娓說道。

「這一帶景觀不錯！」我們齊聲應和。「可以看到很美的落日嗎？」我問。

「可以啊！在宿舍區可以看到，有時還可以見到夕陽的餘暉反射在海面、一片金黃色……」說真的，我一直以為台灣的「三、四年級」的老男人，平常日子會去注意或是欣賞油桐花啦夕陽的，簡直是稀有動物，沒想到眼前竟有一個，一個平凡的礦場工人！

這個平凡的工人，在退休時送給自己的禮物是一台全新的、紅色的福斯轎車！只是才剛退休卻又回到礦場幫忙——按日計酬，沒有權利義務關係，名曰「派遣人力」，薪水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打發時間、幫忙……都有，到明年底石頭就載完了，所以最多也只做到明年底。」他解釋道。

我不想去探究：為何在辛苦半輩子後，只休息了一個月又繼續回去吃苦！一個會為自己買一輛紅色轎車的男人應該是還有生命的熱情以及生活的理想吧，不管他有多老！那雙為了全家生活，數十年緊握著傾卸卡車方向盤的粗糙雙手，何時才會改握紅色福斯的方向盤，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三）三塊雞肉一世情~徐光亮的礦場人生

民國 27 年徐光亮出生在玉山里白石下。家中無山無田，生活清苦，因家貧所以沒讀書。

十五歲就參與北部橫貫公路的修築工作。民國 49 年入亞泥，87 年退休。退休後還是回去幫忙，直到 93 年才真正的退休。總計在亞泥工作時間長達 43 年！

他在亞泥的工作，從風鑽工、填裝炸藥，到碎石機部門，最後是負責索道「機械頭」——聯動車的保養和維修，直到退休。

一般說來，沒有相關的學歷背景，剛入礦場，都是從風鑽工幹起，因為這項工作最不需要技術，徐先生也不例外。但是在一次意外中，他受傷了，肋骨斷了三根，體會到工作的危險性，他不想做了，於是上級改調派他填裝炸藥。這項工作要注意的是炸藥量適中；炸藥太少，不能及時完成爆破工作，炸藥太多，形成浪費。

後來他又到碎石部門，在這個部門經歷了許多難忘、珍貴的經歷。

大約是民國 56、57 年，礦場新購國外進口的（2 號）碎石機。它體積大而且很重。竹 30 縣道有些路段很窄，而且多處轉彎，這個碎石機要運到山上是一個大考驗。當時機械暫放在東光，工作人員先勘查整條路線，窄處先拓寬。然後用推土機頭拉（鏟刀要卸下），工作人員要七、八人，因為一路上還得在許多路段鋪上火車鐵軌用的枕木，為什麼呢？因為這條路算是山路，靠近田邊或河邊的路面比較鬆，恐怕禁不起重壓，就得先鋪上枕木了。我們可以想見這樣的搬運作業，一定很費時！從東光到礦區不到 10 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兩天多！

除了碎石機，他還參與挖土機（shio wu）的運送作業。他說那台挖土機是德國製，體積更大；還有 35 噸的傾卸車開上山時，因輪胎軸距較寬，路邊還是得鋪枕木。

那麼亞泥生涯難忘的回憶又是什麼呢？民國 67 年吧，當時他在碎石部門。新買了 4 號碎石機，那碎石機是靠 80 公斤重的榔頭擊碎石塊。才剛啓用就發生嚴重狀況，因為石塊太硬，榔頭竟敲壞了，還把碎石機槽的防護鐵板都打穿了！昂貴的新機具才剛用就損壞，可不得了！大老闆徐有庠、小老闆徐旭東都親自從台北來了解災情。事實上受創情況真的很嚴重，所以「徐旭東哭了！」

怎麼辦？遠水救不了近火啊！徐光亮先生自告奮勇挑起修理的重責大任。他們在高雄的一家鐵工廠新訂一個榔頭，徐先生不眠不休，花了超過二十四小時終於把碎石機修好了！用最短的時間、花最少的錢，徐先生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立了個大功勞！

當時幹部和工人都是一起用餐，只是吃的菜不一樣。席間大老闆夾了一塊雞肉到他的碗裡慰勞他工作的辛勞，此舉卻引發其他工人的議論。於是下一餐老闆乾脆叫他跟幹部同桌吃飯，小老闆看徐先生埋頭扒飯（湯泡飯）就替他夾了一塊雞肉，他那外國妻子見狀也爲他夾了一塊！

三塊雞肉的滋味早已淡忘，光榮記憶卻刻骨銘心！

尊貴的老闆三人都爲他夾雞肉，這是何等榮耀的事！但是徐先生選擇讓往事埋藏心底，存留記憶深處，並不輕易啓口訴說——他擔心別人說他「膨風！」

碎石機順利修復，老闆要回台北了，臨走對徐先生說「老徐啊，謝謝你！山上有什麼問題，隨時打電話對我講，我可以幫你解決！」

徐先生當然沒打過電話，其實礦區的大小問題也輪不到他打電話聯繫！他最感遺憾的是因爲自己沒讀書不識字，否則「至少也可以幹個股長或領班！」

深秋的傍晚，我夏衫下淋過雨打著寒顫的身軀，聽了這忠心樸實的長輩娓娓細訴，心中因感動而漸漸回暖……。

碎石機現場噪音很大，所以徐先生後來又換到索道部門，負責聯動車的保養和維修。聯動車是索道的靈魂，就像汽車的引擎，它的構造非常複雜，維修和保養絕不輕鬆！尤其外國機師來傳授相關的知識和技巧都會「留一手」（徐先生這麼認爲）並不是傾囊相授。但是徐先生跟他的工作夥伴還是自己摸索、研究，克服重重難關，一直到他退休了，偶而碰到了難題，場方還要請他回去支援呢！

訪談接近尾聲，我望著磚造傳統三合院，「禾埕」蓋了一個超大的遮雨棚，大概超過 100 坪，他說花了 26 萬；屋子臨馬路爲了安全，砌了一道牢靠的長圍牆，足足花了 80 萬！這個家在子女長大成人之前，一家十一口就完全靠他一個人賺錢養家！從亞泥礦區開始營運，就進入礦場上班，他一生的重要時光都跟亞泥緊緊相扣，老闆賞的三塊雞肉他感念二、三十年，覺得是自己有福氣。他珍惜那份榮耀，也沒計較老闆應該更具體的犒賞他。

（四）草地英雄~彭良富的礦場人生

他曾經是地方上重量級的承包商，呼風喚雨，連警界都吃得開；現在則是眾望所歸、績效卓著的全國特優里長。他——是彭良富先生。

彭先生民國 35 年出生，是土生土長的玉山人。民國 48 年到 72 年在亞泥採掘

組工作，68年自己成立公司，開始承包台泥和亞泥的工程。87年公司業務由兒子負責，他選擇為玉山里民服務。今年八月一日開始第三任里長的服務生涯。

其實關心地方事務的新竹人對彭里長一定不陌生，因為擔任里長的八年多，我們經常會在媒體看到他如何成為特優里長，以及玉山里如何成為模範社區的報導。

進入玉山里的主要道路竹30縣道，細心的人一定會發現這條道路非常乾淨，尤其在玉山里的範圍，處處綠化美化，遠山蒼蒼、近樹鬱鬱，令人心曠神怡。也許你還會見到一位膚色黝黑的長者騎著機車，沿途撿拾廢棄物。他——就是彭里長本人。每星期一、三、五若沒有公務處理，就一定巡視道路；每個月也會選一天，號召里民一起整理環境。其他如登山步道的規劃、涼亭的修建、河流親水區的建置等，都是他和社區發展協會共同投入心血的成果。

今年他又獲得全國特優里長的殊榮。

民國48年他就進入亞泥礦區的採掘組工作，扣除服兵役的二年多，在亞泥的時間也超過二十年。採掘組的工作既辛苦又危險。彭里長就曾經在一次意外中受傷嚴重。民過53年，他當兵回來重新上班半年多，那時開採原石還是原始的「下拔法」，石頭垮下來了，他被壓在亂石堆中；後來緊急送到新竹的空軍醫院。他左邊肋骨斷了四根、右邊鎖骨也斷、還有右手的手肘、肘關節....多處外傷，而且還腦震盪，昏迷兩天才甦醒，整整治療休養了半年多。當時醫療技術較差，他的右手肘關節沒治好，到現在都不能彎曲。但是跟那些一命嗚呼的伙伴比起來，他還算是幸運的。

為什麼離開亞泥呢？「我被亞泥開除！」這當然是他的玩笑話。

民國68年他覺得一輩子受僱於他人，難有出息，於是決定創業，自己開公司；而且一開就是三家：一家是土木包工業，另外兩家是企業公司。為什麼開三家？因為營業額太大，有幾年甚至超過一億元，為了節稅以及免於經常被查帳（公司年營業額超過三千萬，政府就會經常查帳）。

他的業務範圍很廣：處理表土、供應紅土，以及台泥索道的維修、原石的運輸等，都跟礦區採石有關。

台泥的索道從礦場出發，經過橫山鄉的福興村和力行村，終點是內灣線的合興站；再利用內灣線火車把原石載運到竹東的水泥廠。原石上了載斗——俗稱斗子，一直到竹東的水泥廠內，這一路的安全、順暢都是他的業務。工人曾多達三十九人，他自己也經常要到現場支援，曾經忙到一個多月沒回家！

台泥的索道在日據末期已經建好，總共是四段全長將近**10 (7)**公里。索道承載重量跟纜繩粗細有關，纜繩愈粗載得愈重。一開始只能載半噸，後來換過幾次纜繩，到最民國70多年，一個斗子可裝二噸，其實不止——因為以量計價，所以普遍超重。72年以後換索道的纜繩都是他做的，包括日常維修以及纜繩更新。有時因為纜繩磨損或輪子故障，斗子會掉落或卡住，如果沒有及時發現，斗子就會卡成一堆。有一次維修索道就發生了意外。當時兩個斗子卡一起，台泥的索道工人站在鐵塔平台上修理，動作很簡單就是「撬一下」。甲員工撬時斗子不動，乙員工撬時斗子動了，但——超過三噸的斗子快速撞向他，這個工人竟被夾在兩個斗子之間；斗子的重量加上速度，讓他傷重不治。

除了這件傷亡事件，彭里長的工程公司二十多年承包大大小小的業務，都很平安順利，對天對地他真的衷心感恩。所以到現在，他農曆每個月初二、十六一定拜

伯公，感謝伯公的庇佑。

88年台泥的採礦權到期，礦區停工，索道也面臨拆除的命運。索道拆除是90年的事，這個工作也是彭里長負責。施工時鐵架拆了，但鐵架的基座卻沒有挖除，因為工程浩大，非常麻煩。所以他憑著良好的人脈，徵得地主同意，基座的拆除工程就免了。

彭里長朋友多、人脈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為人率直，個性豪爽。政府原來規劃在玉山里台泥礦區舊址成立「生態園區」，會開了八次，規劃經費也花了一億元，到現在卻沒有下文，他相當不滿：

「這個政府是末代政府。政府看客家人 coi 子（笨蛋）。」

他討厭政治人物，批評「搞政治的沒半個『成人』。」還說包括他自己，可是他卻有一大票政界的朋友。幹里長為了建設地方，雖然「跟人要錢像乞食樣」。他還是極力多方爭取經費，而且業績驚人。在他里長任內已經達到數千萬！

關西號稱長壽之鄉，其實也存在人口老化的問題，玉山自不例外。彭里長說這裏——「有翼仔飛清清」（有能力的都搬走了）。

他認為玉山距離內灣八公里，假日內灣常塞車，如果改走玉山的替代道路，一方面可以舒緩內灣塞車情形，另一方面也希望遊客為本里帶來商機。「這裡有好山好水，可惜河流太深」（路面和河岸落差大）。其實——夏天假日不少人來河邊玩水烤肉。他建議亞泥礦區停採之後，保留索道改成觀光用途，上面再做一些休閒設施，配合鎮公所所有地，蓋一些小木屋，對地方的繁榮當然有好處。

他希望大家來欣賞玉山的好山好水，認識玉山人的真誠純樸；地方繁榮，有了工作機會，年輕人能夠回流。

民國90年他發現肝有病變，動手術切除一半。但是他服務的熱情不減，奉獻的精神依舊；也許你不見得認同他所有的施政，但一定會欣賞他的豪情，敬佩他的無私付出！

（五）艱難與豁達：陳石泉的礦場人生

亞泥礦區的第二號重要人物是陳石泉，在他的礦場人生中，我們感受到礦場工作的艱難，也讀到了礦場從業人員豁達堅毅的人生哲學。

陳先生民國四十五年生於雲林縣北港鎮，小學時因父親工作的關係，全家北遷新竹，而他也至此成了新竹人。民國六十七年他畢業於成功大學礦冶系，雖然曾想轉讀冶金材料系，但最後仍安分地完成礦冶系的學業。六十九年五月陳先生退伍後，六月便立即進入「亞泥」玉山礦區工作，到今年剛好滿二十六年。這二十六年的光陰裡，他從基層的「工務員」幹起，一路升遷為「股助理」、「股長」等行政職務；現在的職務則是副主任，實際負責工作有鑽孔爆破，還有重機械調派、品質管制、測量、植生綠化等。

陳先生初到亞泥礦區時，工作辛苦，工時超長。當時正值政府完成十大建設，國內經濟蓬勃發展，水泥的需求極大。礦場現場是兩班制，白日班的管理人員傍晚下班時間時，能不能回家全得看礦場主任臉色。主任說「Stand By」，日班工人就必須在場區待命。雖然待命不需工作，但卻不能離開礦區；等到夜班十二點也要下班，三更半夜怎麼回他那遙遠的家呀？

他覺得這樣的工時很不合理，工作環境又很惡劣，才待一個月就想另謀發展。民國七十年他通過了採礦工程類科的高考，有機會到礦物局工作；然而眼看也一樣身為公務員的父親，有時候僅因絲些民怨而致興訟，便覺得公務人員似乎不如自己的理想。七十一及七十二年也曾打算赴印度尼西亞水泥公司工作，雖然薪水略高，然而考慮出國的風險，還是放棄了。七十四年又通過工礦安全衛生類科的高考，考慮再三之後，仍舊沒換跑道。

礦區的工作不僅辛苦，危險性更高，任職期間，陳副主任兩度在鬼門關前走過。採礦之開炸工作通常分為兩次，前次將洞內大塊的山壁炸開，第二次則將大塊礦石炸碎，以便後續施作。某次第一次開炸後，他進入礦坑，在一堆炸後的大小亂石間拉線，結果不小心從石頭堆滾落，右手手腕內側關節處被尖利的石頭刺入，骨頭都露出來了。現場工作車沿路響著警報，狂奔載他下山。醫院急診室的醫生處理不當，留下又大又明顯的疤痕，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腕動脈沒刺破，否則失血過多的他必定保不了生命。第二件災難不是意外，而是職業病。民國八十八年，當時他主要的工作是測量，一連好幾天，在礦區周邊勘查，不小心吸入霉菌，可能過度勞累身體較虛弱，第二天開始發高燒，第三天高燒不退，連骨頭都不聽指揮了，上廁所只能滾下床爬到浴室，抓著門把才勉強站起來。後來緊急送醫，坐著輪椅進醫院。幸運遇到一個老醫生，驗出他罹患了常見於礦工的「退伍軍人症」。用遍了所有的青黴素與金黴素都沒效，醫生改用最強效的紅黴素後，第二天他竟然自己走著出院了！

「那老醫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事隔七年回憶往事，陳先生仍覺得餘悸猶存，深自慶幸撿回一條命！只是經此大病，身體感覺變差，體力不如從前了。我看著他同字臉上半頭灰白的頭髮，之前一直以爲他比陳主任年長，現在才知道原因何在！

陳先生憶起當年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時，曾經對目前已擔任主任的陳中信先生說：「真佩服你！竟然可以在這兒幹了四年！」陳先生萬萬沒料到，不只是四年，他倆甚至在此奉獻了大半生命！那麼，是什麼力量支撐著陳先生堅持到底呢？我想是他那堅毅豁達的人生態度吧。

陳先生職場生涯的兩段故事，是他堅毅精神的寫照。民國六十九年初入亞泥時，他就買了一台「野狼」作為上班的交通工具。從新竹，經竹北、關西，再到玉山礦區，單程超過四十公里，要騎七、八十分鐘。冬天不管穿幾件衣服，一定要再罩上雨衣，安全帽下則先戴上登山用的頭罩，只露出眼睛；雨天更辛苦，大雨時甚至要食指充當面罩的雨刷。野狼機車的引擎號稱可騎十萬公里，他三年就騎破十萬公里，用二萬元轉賣後，再貼一萬六，又換一台新車。十二年內，騎了四台野狼。十二年騎四部機車也許不是件稀奇的事，但十二年騎乘機車超過四十萬公里，絕對是驚人的紀錄！爲什麼陳先生不住宿舍呢？原來漫長的機車歲月裡，三個孩子相繼報到，妻子則在署立新竹醫院當護士，要輪三班，爲了配合妻子的工作，他自己只好辛苦囉！

另一段故事除了堅毅之外，更讓陳先生十分驕傲。民國七十八年副廠長羅勝宏先生爲了將測量工作電腦化，斥資一百五十萬，買了當時最先進的「光波測距儀」以及電腦；羅副廠長抱著「看你演戲」的心情，把這樁苦差事交給他，並預估陳先生一年的時間才能搞定。陳先生先學習「光波測距儀」的操作，熟練之後又傳授給其他測量工務員；電腦的部分更難，除了研究當時價值十餘萬的 Auto cad 繪圖軟體外，還要自己寫程式，在沒有中文說明，沒有別人指導，完全自己摸索的情況下，

他竟然只花了三個月他就完成了這艱鉅的任務。於是原本平均要花三至四天的老式儀器測量工作，使用新儀器只要半個小時，節省許多時間，效率大為提升。「當時全台礦山測量電腦化我們是第一名，連礦物局都要派人來學習！」陳先生驕傲的說。

與這份堅毅精神相配合的是陳副主任的豁達樂觀的精神，他是個非常親切的人，談話間不時流露出靦靦腆的笑容，對於我們提出的問題都毫不保留的回答。而他談話中偶而流露出語言的趣味，很有意思。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把開炸時飛上天空的石頭說成「礦區天空的飛鳥」！有時炸藥用太多，石頭被炸得滿天飛。若是飛到玉山石礦的檢查哨，很快會接到抗議的電話。大大小小的石塊，快速飛過天際，其實很像一大群鳥，有大有小，落在屋頂還發出乒乒乓乓的響聲；這些亂飛的鳥最遠曾飛到 600 公尺外的樹橋窩，害那兒的居民飽受驚嚇，免不了要安撫賠償！這當然是件棘手的事，但是身為礦區的副主任，總能以積極樂觀的精神面對它。就像他在客家庄工作二十多年，雖然不會說客語，但是聽力很好，當我們想考考他的客語能力時，他以一貫的笑容，用道地的「台灣國語」回答說：「客家話我聽得懂，尤其是罵人的，我都知道」。

當天訪談結束時，已經近午，陳副主任很熱心地用他的吉普車載我們參觀礦區。受颱風影響，早上還下著小雨，本以為照片拍不成了，沒想到現在灰雲漸散，重現朗朗青天；我們一邊聽陳先生導覽，一邊拿著相機紀錄。礦區目前還存有不少先前炸好的石灰石原石，估計可用到明年年底，陳副主任戲稱「戰備糧」。至於已不再開炸的老礦區則已種了不少相思樹及台灣欒樹等樹種，區內還有水池及自然工法砌成的水溝，而且已規畫興建步道。儘管這些植生綠化都是礦區員工自行完成的，總公司尚未提出全面的規劃，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兒的景觀在未來十年一定會不斷改觀，至於是恢復自然風貌，還是成為有特色的休閒區，或者其他可能性呢？目前我們仍不知道，但是必定會持續參與！

（六）礦場之女性圖像

石灰石礦場的工作幾乎都是粗重的活兒，並不適合力氣較小的女性。不過在田野訪查的過程中也認識了三位女性工人。

第一位是住在玉山里白石下的韓徐米妹女士。她民國 31 年出生，在玉山石礦工作十二年，主要的工作是「石米」的裝袋。「石米」是何物？原來礦區的石頭有些並不適合製造水泥，但是這些石頭可做其他用途。例如分割切碎可作為建材，貼壁或鋪於地上，它的體積極小，所以稱「石米」。石米有三種規格：3 分、5 分、1 分，可能是直徑吧。米妹算是包裝工，打碎的石子流洩下來，她負責拉袋、裝袋，我以為這工作比較輕鬆，「輕鬆？石米幾重哪」她急急反駁！說的也是，石子打碎了，還是重啊。我看著她清瘦的身軀，那一袋袋沉甸甸的石米必定是沉重的負擔！若不是為了家計，何必這麼辛苦？她說「石米」顏色較黃。

米妹的丈夫韓榮枝曾經在台泥的外包商「建國工程公司」打石十幾年。

他們有果園，種了各式各樣的柑橘，他們的柑橘還得過獎！

第二位女性是米妹的姑姑林韓有妹女士，她 24 年次。從去年就曾經想訪問她，

但是因為健康的理由，她和家人都婉拒了，直到最近我不死心，直接在傍晚的時候跑到菜園去「纏」她，才發現其實她還滿親切的；圓圓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是一個典型的傳統客家婦女。可惜因為記性不佳（一年前病了一場），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在廚房工作，所以蒐集的資料並不多。

有妹三十歲左右進入玉山石礦，跟其他的女性一樣都是「畚石」工人。做了五、六年，後來廚房的工作開缺，老闆就把她調過去。她在廚房做到石礦業務結束了才退休。廚房的工作還包括採買，她隔天就要下山去關西買菜，通常是搭乘載運石頭卡車的便車，印象最深刻的是早期沒鋪柏油，道路坑坑洞洞，車子跳上巔下的，屁股都坐疼了，真不舒服！

有妹的先生林坤爐也是礦場工人。

雖然蒐集的資料有限，但是兩次傍晚菜園的拜訪，他們也感受到我的用心，所以還送我青菜。又說要吃他們家的青菜，只要在傍晚時間來菜園就是啦，算是田野調查的另一種的收穫吧！

第三位採訪的礦場女性是住在關西鎮新富里的葉玉蓮女士。

葉玉蓮民國 29 年出生，原是北埔人。民國五十年代，礦區的工作多靠人力，需要許多人工，而當時台灣的輕工業尚未發展，礦區高收入的工作是相當誘人的。夫妻倆去礦場工作是當然的選擇，而且婆婆會照顧玉蓮的二個稚子。所謂高收入，就是一天大約可賺三、四十元，似乎不多，不過其他的工作只有十幾二十元。而且關西地區也沒有工廠，根本沒有工作機會，尤其玉蓮家「屋下無田無地」。

玉蓮在礦場的工作是「畚石」、「畚泥」。當時礦區還沒有怪手、鏟石機。以台泥來說，採石現場的石頭要運到石庫，他們是用台車，地上鋪軌道，軌道不只二條或四條，而是許多條。「畚石」工人的工作就是把在地上炸碎的石塊搬上台車，台車裝滿了就滑行到石庫。這工作還是滿需要體力的，而且炸過的石塊很利，所以一定要戴手套。石頭重手腳不小心碰一下，一定「烏青」。大石塊沒扛穩，掉下來砸到腳的情形常發生！

基本上「畚石」都是按件計酬，早上上班前每個人要領「子」，「子」是小張的厚紙片，自己負責的台車裝滿了就要繫一張「子」在台車邊緣，作為記錄和辨識。下午收工前各人統計這一天的工作數量，日日結算，半個月領一次薪水。

從新富里到礦區有五、六公里，他們通常搭乘永康水泥載石頭的卡車上山。清晨五、六點就出發了，印象中鄰居一起上山工作的有七、八人，抵達礦場時間還早，在上工之前他們會先幫司機「上貨」：以人工把石塊搬上車、裝滿一車，算是酬謝。玉蓮記憶中一起工作的工人有二十多個，除了新富里，還有來自玉山和錦山的。人多工作時「盡鬧熱，盡生趣！」

他們不是正式員工，午餐自理，所以還有人來山上做生意：賣包子饅頭的、賣冰的、還有賣仙草的，這些小販會騎摩托車或搭便車上礦區。

赤科山礦區有三家礦場礦場，有些工作是外包。玉蓮的雇主就是外包商，她們按照工作量領薪餉，談不上福利和保障，對公司和雇主來說是節省人事費用。玉蓮也說她在亞泥工作的機會最少，因為亞泥他們機械化的腳步比較快。

「畚石」的工作需要體力，玉蓮在礦場工作的時間「頭尾有七、八年」。後來關西有了工廠，她也覺得自己體力不如年輕時，就改到工廠上班。

其實能訪談玉蓮，純粹是好運氣，當天只是根據有妹的媳婦模糊的資訊，誤打誤撞，剛好碰到。雖然在秋涼的午後，擾她清夢，不過她仍舊毫無保留，侃侃而談。歲月淡化了風吹日曬流汗之苦，留下群體勞動的趣味和成就感。只是當年一起擠卡車上山工作的夥伴，年輕的小姐遠嫁他方，鄰居也搬光了；連老伴也棄她而去。現在是兒子媳婦小孫子相伴，所以日子並不孤單。憶起往事，話匣子打開了，她開心地把記憶深處的印象盡情播放，我們似乎又看到她藉著回憶和敘述，再一次綻放屬於年輕生命的熱情，爽俐的話語有如輕快的樂章流洩，開朗的笑聲好似溪水奔流；她的話語和笑聲在整潔的廳下迴盪，也在我的腦海流轉著。

四、結語

民國 77 年我離開了服務長達七年的玉山國小，沒想到 18 年之後因著「帽盒山寶藏」的計畫，我又再度風塵僕僕奔馳於竹 30 縣道，跟那兒的家長舊友產生連結，只是肩負的任務卻有了微妙的變化！

很高興我的原始計畫得到協會的認可，並蒙縣文化局經費補助。雖然經費不多，但至少在整個調查紀錄過程中，有志同道合的夥伴隨時支援，並且能順利地辦理若干活動。

這一年訪談的次數近二十場，訪談人也超過二十人。我努力從這些可敬可愛的長輩身上，他們的話語中拼綴這塊土地上辛苦勞動者的堅毅圖像，也嘗試串起台灣石灰石採礦的薄弱篇牘。我敬佩他們的堅忍達觀、純樸良善，他們都是最典型的客家人！

在這三百多個日子，有時是集體拜訪，有時跟一、兩個伙伴同行，有時則是單槍匹馬！在訪談、記錄、撰述的過程中，學習傾聽、貼近土地、關心庶民，我扮演的是文史工作者，一個我仍在摸索、認真學習的角色。

台泥礦區結束後，索道拆除了；明年亞泥礦區的「戰備糧」載完了，斥資上億元的兩條索道，拆還是留？有可能改成觀光纜車嗎？

亞泥礦區、玉山礦區，超過百公頃的土地，有可能規劃成石礦博物館嗎？

主要基地在台泥礦區林務局土地上，規劃兩年、開了無數次的會，規劃和環評就花了一億元的「新竹生態教育園區」，曾經為玉山里民帶來光明的前景，現在卻可能胎死腹中！「為 2009 年的新竹埋下一刻希望種子，載滿自然奧秘與生命奇蹟」，這是新竹生態教育園區期末報告書裡美麗的文字，我不知道那希望的種子是否有發芽的一天？

許多的「？」現在還是沒有答案的，我們仍得繼續努力！

也許我們不能改變什麼，但是我們一定會繼續記錄、持續地關心。誠如「金巷獎」期中考核的委員所言「帽盒山的寶藏」是一個國家層級的案子！以一個區區鄉鎮社團有限的經歷和人力，要去做完整的記錄、調查是一件艱鉅的任務，不過至少我們已經跨出了第一步！